

# 目 录

## 政坛忆旧

- 我所知道的南部县参议会  
.....敬叔璞口述 敬洪勋整理 ( 1 )
- 南部县乡保设置.....孙喆纲 ( 5 )
- 官绅勾结 鱼肉乡民.....蒲善全 ( 9 )
- 李炜如在南部.....蒲善全 ( 11 )
- 民国时期南部县弊政种种.....蒲善全 ( 21 )
- 土地陈报亲历记.....叶济群 ( 24 )
- 匪首彭益珍“越狱”真相  
.....黄青云、吴树森、彭远木口述 李在义整理 ( 27 )
- 回忆民国时期南部县的征兵情况.....孙喆纲 ( 29 )
- 王道南抓壮丁.....蒲善全口述 敬洪勋整理 ( 32 )

## 派系斗争

- 民国时期南部县的派系纷争.....蒲善全 ( 34 )
- 震惊川北的富驿炮选.....杨绍儒 ( 46 )
- 南部县三清乡大华农场势力和国民党的斗争  
.....张锡美 ( 54 )

血濺“德政”碑·····赵联勤（58）

## 匪 患

匪劫南部县城商店见闻·····李世均（60）

匪劫富村驿·····杨绍儒（65）

匪劫升钟场始末·····何清泉（71）

## 帮 会

南部县的袍哥和青帮·····蹇耀堂（77）

## 其 他

李炜如南部轶事·····朱焯铭口述 赵纯新整理（82）

## 我所知道的南部县参议会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，建立了民国，倡导自治，推行新政，全国各省、县均相继成立代议机构的省议会和县议事会。南部县第一届议事会的议长是杨光俊（茂轩），韩作霖副之。1913年（民国2年）第二届县议事会议长为刘钟秀，副议长为孙纯庆。自1914年（民国3年）以后，县议事会时而停止，时而恢复，到1921年（民国10年）县议事会正式撤销。

1940年（民国29年）蒋介石实行新县制，建立了保甲制度。1942年（民国31年）各省、县又奉命成立临时参议会。南部县临时参议会的议长为郭汉屏，副议长为陈一郎，贾赞甫为秘书。1946年（民国35年）6月20日南部县正式成立参议会，正、副议长仍为郭汉屏、陈一郎，李次云为秘书。郭汉屏即派任德秋负责在文庙街城隍庙动工修建参议会会址，1947年（民国36年）竣工，会场可容纳500余人。

为了1946年（民国35年）正式成立参议会，自1945年（民国34年）起，全县各乡就开展基层选举，每保选一名乡民代表（即保代表），同时选举正副保长。各保乡民代表又集中到乡公所选乡民主席，正、副乡长和县参议员各一人。参议员就出席1946年（民国35年）南部县第一届参议会，并选举议长和副议长。

当时南部县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两派：一派是以郭汉屏、罗文富为首的国民党和汪平宇为首的民社党；另一派是以胡乃伟、张致和为首的大华农场和祝雨亭、王涵清为首的青年党。这两派的势力均深入基层，在基层拉选票，因而在全县各乡就导致武装关押代表，胁迫进行选举，甚至有的乡竟形成了炮选。例如1945年（民国34年）定水乡的选举，因为定水是罗文富的家乡，罗竞选县参议员的名额又分配在这个乡，可是当时的大华农场派在定水掌握的票数大大超过了郭、罗派，眼看罗文富的参议员即将落选。结果罗在南部带去大队人马，将定水各保乡民代表用枪劫持集中软扣起来，成天给乡民代表大吃大喝，打纸牌、搓麻将，一直软禁到选举这天，投了票才放。就这样，罗文富用武力当上了1946年的县参议员。在这届选出的130多名议员中，郭、罗派的人数最多，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强，大华农场派的人数只有40多名，还不到三分之一。选出的郭汉屏、陈一郎、罗文富、王谟初、李升平、杨益三（还有一名记不起）等七名常委中，又全是郭、罗派的人。虽然在选举正、副议长的时候，大华农场和青年党派的40多人全部弃权，但也无济于事，结果，郭汉屏还是以压倒多数当选为南部县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长，陈一郎当选为副参议长。

参议会的常设机构是秘书处，设秘书一人。1946年到1948年秋，秘书是李次云（建兴乡人，当时是税捐处副处长），1948年秋至解放时是刘伯瑜（大河乡人）。秘书处下面设文书、事务两个组，文书组主任是范君厚，内有文书四人，是杜成文、谢实夫（其余二人记不起名字）；

相继任事务组主任的是任德秋、我和雷明昭，下有工友二人（名字记不起），炊事员是敬继兴。

除重大事项经议长签署处理外，其余日常工作全由秘书处理，交两组主任和办事人员办理。

县参议会的任务，在会议期间，审议县长和县府各科室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，审查财政预决算，审核征兵、征粮和地方附加等全县的重大事项。经过审议决定后，交县府执行。

由于参议会内有两派，因而在会议期间经常扯皮，无论审议大小事项，都会发生争执，一旦争执不下，执行主席就摇铃宣布暂时休会（时间长达两三天），在此休会期间，分别私自协商，派人从中磋商和解。例如1947年地方文教补助费，南部三个中学，县中、建南，是郭、罗派的人在办，拨款就多，民宜中学是大华农场派的人在办，拨款总是少些。财政预算报告后，小组会上扯，大会上质询，争执不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好休会来磋商解决。又如南部县的民众自卫总队，1946年前的总队长是县长兼任，总队附是县长李承魁的部下何廷生（兴隆乡人），是李以私人名义任命的。到1947年，上级指示县的总队附要由县党部、县政府、县参议会三方联名推荐一人报省政府委任。当时南部郭、罗派推荐陈杰才，大华农场派推荐张绵祐，双方争执不下，由县长易民苏出面调解，也没解决问题，结果只好两个都推荐上报，由省府委任。当时三方联合写好材料后，由郭汉屏签署，叫我给他们去田粮处各拨五十石黄谷，作为张绵祐、陈杰才去省城的食宿费用，拨粮手续，加盖公私印章，

都是我亲自办的。后来他们两个都去成都，听候省府委任。

张绵祜去成都后，亲自找他姨姐夫关大中（中央抚恤处长）、省参议员孙止戈和刘兆黎（成都保安司令，张原是刘的部下）为他活动。陈杰才这方又派人去重庆找陈介生（国民党中央委员，西南经济处长）给省主席王陵基写信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陈介生的信尚未送到成都之前，王陵基已给张绵祜加委了。

参议会内，派系纷争，虽有郭、罗、汪代表国民党和民社党；胡、王代表大华农场和青年党，但他们的顶头上司都是蒋介石。他们在剥削人民，压榨人民的实质上是一致的。因此，县参议会名义上是代表民意的议事机构，实质上是国民党统治压榨人民的工具。而南部县的参议会更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，相互勾结，共同压榨人民的场所。

敬叔璞 口述  
敬洪勋 整理

# 南部县乡保设置

(1935—1949年)

## 一、乡保设置

民国初年，南部全县划为一城四镇六乡。一城即城厢，四镇即新政（现划归仪陇）、流马、东坝、富驿（现划归盐亭），六乡即碑院、王家、大桥、镇江、保城、升钟。每乡（镇）设团总一人，总揽全乡（镇）行政事务。团总以下设保正若干人，保以下设甲长若干人，甲以下设牌首若干人，牌首分管若干户。1931年（民国20年）又将以上乡（镇）改为九个区：城厢为第一区，碑院第二区，新政第三区，东坝第四区，流马第五区，大桥第六区，富驿第七区，保城第八区，升钟第九区。各区设区长一人，区以下除将保正改为团正外，甲牌名称未变。但不久又将区正改为区长，每区设区公所，所内分设助理员二人，协助区长分办地方各项事务。区以下仍为团、甲、牌未变。1935年（民国24年）蒋介石为了严密防止异党活动，公布《保甲法规》，实行连坐法。全县共编54个联保，每个联保设主任一人，由联保内资深望重的保长兼任主任，实际上联保主任是由县政府直接委任。联保以下辖若干保，保设保长一人，副保长一人，均系居民直接选举。保以下为甲，甲设甲长一人。每个保辖6至15甲，每甲辖6至15户。但强有力的保长竟

能超出规定编制，而势孤力弱的保竟达不到法定编制的户数。如当时南隆的第3.1保，保长张育钊是世代豪绅，他本人又是义字袍哥大爷兼九分社社长，因而在他的一个保就编入700多户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将其划分为湧泉、青狮、新立三个村还有余。而南隆1.2保居民仅48户，建国后连编金星一个村还感不足。1936年（民国25年），又将全县缩减成四个区，即城厢为第一区，新政为第二区，大桥为第三区，升钟为第四区。区设区长一人，区署内设区员四人，协助区长办理区政，所有区长纯由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人员充任。

1941年（民国30年）又将全县的联保改为乡（镇），即南隆、新政（现划仪陇）两镇及老鸦、谢河、永定、碑院、楠木、柴井、三清、双河、鲜店、富利、王家、河坝、东坝、窑场、石龙、盘龙、石河、碾盘、黄金、定水、太华、大王、流马、寒坡、建兴、义和、三官、大河、玉台、富驿、丘垭、保城、金峰、赛金、柳驿、大桥、自龙、升钟、思依（现划阆中）、枣碧、店垭、皂角、罐垭等乡。乡（镇）设正副乡（镇）长各1人，下设保甲与联保制同。1944年（民国33年）由居民直接选举正副保长及乡（镇）民代表，在乡（镇）公所组成乡（镇）民代表会，再由乡（镇）民代表会选举正副乡（镇）长及县参议员，报经县政府委任，并由乡（镇）民代表中互选乡（镇）民代表会主席1人，协助乡（镇）公所办理地方事务，并审核乡（镇）财政收支事项。各正副保长选出后，由乡（镇）公所报县政府委任。

## 二、保甲训练

1935年(民国24年)蒋介石统一了四川,刘湘登上了四川省主席宝座,但他只有少数高级官员,缺乏健全的政治班底,更未得到基本群众的信赖,而当时基层更无健全组织,刘湘为了维护其统治,乃积极加强基层人员培训,一再集训保甲人员。在1935年(民国24年)冬季,南部即在县中校开办保甲训练班,调训全部在职保长,由县长兼班长,陈杰才(建兴乡人,曾任国民党军集团军司令王缙绪的团长、旅长及保安团长等职)作教育长。1941年(民国30年)又在县文庙(现武装部)办第二期保甲训练班,再度集训在职保长,仍由县长兼班长,桂荣芬(荣昌县人,系省训练团集训专职人员)作教育长。1944年(民国33年)又在禹王宫(现电厂)开办南部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,分期调训在职乡(镇)保长,仍系县长兼所长,何蕴辉(金峰人)作教育长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的教育长,为省训练团集训专职人员的暂时工作,训练完毕,机构随即撤销,因而何蕴辉在职之时,就想大抓一把,装满腰包,对应训人员,只要交足钱米,则可暗中免掉入所受训,当时人们对何教育长的所作所为,结合征兵的实际,作了一副讽刺性的对联:抗战应征兵,最妙你去他去我不去;建国须受训,挺好钱来米来人莫来。

刘湘为了巩固其统治,在1936年(民国25年)10月开办四川省保甲人员训练班,由民政厅长兼班长,分期轮番调训各县在任联保主任,每期训练时间为3个月,共

集训 3 期，当保甲人员受训时，大张旗鼓地向人民筹集受训费用，人民群众大受其害。

孙培纲 供稿

## 官绅勾结 鱼肉乡民

清末民初南部的地方势力以梅雪辅、宋子章、谢灵轩为盛。梅雪辅系梅家场人，清朝廪生（杨吉荣说是武举），其家族势力的基础在梅家场。梅雪辅纠合官绅，在全县亦具淫威。宋子章居马鞍塘（今马王乡），是个贡生，二弟宋寅东是武举，三弟宋相贤是监生，四弟宋会如学文不成，学武也不成，结果捐了个武秀才。宋子章为炫耀门庭，自鸣得意，年年春节都要在他家大堂屋门上贴这样一副对联：“家学有渊源、弓马诗书业经三世；皇恩真浩荡，举贡生监庆衍一门。”谢灵轩也是个贡生，居县城前街，联络了廪生杨茂轩、王直侯、谢龙章等一批有功名的人，堪称县中一霸。县中才子蒲瑞初送他一副对联：“都夸六十出贡，入过学，补过廪，专整人间缙、缙、缙；硬有三千谷子，吃不完，用不尽，非怪我的诨、诨、诨。”

梅雪辅、宋子章、谢灵轩臭味相投，政见一致。他们咒骂“维新”，拥护慈禧，在乡间中散布孙文是捣乱分子的谬论。勾结县正堂袁观成、史久龙操纵县事达18年之久。借修河堤、太平池等公益事业之名，大量筹款，既敬官方，亦饱私囊。伙谋公开在粮税上附加“廉政酬劳金”，作为给地方官吏的奖励，以献媚官府。轮流掌握学田局，弄权舞弊。包揽词讼，从中索贿；诉讼双方谁能得到他们三个人的支持，谁就能打赢官司。他们大肆勒索，各置三四千挑田谷的私产，成为南部当时的巨富。

马鞍塘宋正山受宋子章的支持、庇护，与官方勾结，专作干证，当包告（代诉人）。刑名师爷（审判员）问案，当诉讼一方对宋正山的证词有申辩时，就在桌上拍“惊堂木”，责骂申辩人，为宋正山开脱，说什么难道宋正山的证词还有骗人的吗？听案民众一听到宋正山的名字往往就在下面议论纷纷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天啦！谁不知道他——宋正山是衙门整人骗人的呢？！”

南部县寒坡岭有个蒲万岁，入学后挣了些钱，因不与谢灵轩同流合污，谢便勾结县官史久龙，说蒲万岁名字中“万岁”二字犯了皇讳，佯言要褫夺他的功名，吓得他魂飞魄落，被迫用二百两银子行贿了事。蒲万岁受此讹诈后，不到半年便忿懑辞世。其妻李氏无育，宗嗣断绝。蒲万岁死，族叔蒲瑞初送一挽联：“逢蛇神，遇牛鬼，财穷气短，一夜秋风人万里；有寡妇，无孤儿，油尽灯残，两行冷泪月三更。”蒲瑞初在给李氏做的祭夫文中写道：“分明是牛擦碑，偏说是秀才造反，眼睁睁逼去了银子两盘……。”

上述事例足见梅、宋、谢三家勾结官府鱼肉乡民之甚矣！

蒲善全

供稿

## 李炜如在南部

### 一、东投西靠 凝聚实力

李炜如，仪陇县黄耆庙人，先投靠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，在何部任骑兵团长。1926年(民国15年)，李炜如奉师长命令，接替岳云锦驻防南部兼县长。1927年(民国16年)，刘伯承同志受上级指派由武汉回川做军运工作，通过老朋友关系，动员何光烈的两个旅长秦汉三、杜伯乾起义，秦、杜欣然同意，随即起义，将何光烈赶出了南充。这就是有名的南充兵变，亦称顺庆起义。后起义部队离开南充赴武汉与革命军会师，川军罗泽洲师乘虚强占了南充。何光烈失掉南充的防地，只身来到南部，提拔李炜如为步兵九旅旅长，左仕卿、周嘉禾、汪朝廉三人为团长，拼凑为一旅的建制，李便乘机招兵买马，扩充自己的实力。并开始在南部县城北凌云洞庙内建兵工厂制造枪弹。又在南部县城凌云高等小学内开办军官学校，招收地方上的失业学生和一些不在职的旧军官共200多人，编成两个大队，进行军事培训。军官学堂后来迁到西门外的职业学校内(现南隆镇中学)。1928年(民国17年)1月，何光烈想以革命军的名义恢复其军阀势力，命令李炜如出兵攻打南充。其时，李炜如掌握了何光烈几乎全部数量的兵力，怀有异心，不受节制。何光烈无奈，乃亲率军官学堂学生200多人去攻打南充。

与罗泽洲部交锋，何部溃败，何逃往重庆。罗泽洲认为李炜如系何光烈的部属，便率军攻打李部，两军在南部境内李溪寺（今群龙乡）接火，李部不支，退守距南部城20余里的浮津铺，与罗军隔河相峙。当时李炜如惶恐不安，为了挽回败局，派人去阆中求救于军阀田頌尧，田派了万选青一团的兵力来支援，万从中调解，致使罗部撤走。后来田頌尧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，收编李炜如为该军第七混成旅旅长，并且辅助他一个团的兵力（团长邢章甫）。田这样做，对李炜如来说，明为补充，实是监视，怕他背后捣鬼，另找靠山。而李炜如对田部派来的补充兵力又存有戒心，总想把这部份人排挤开，于是将自己实有的三个营扩为三个团，使全旅成为清一色的贴服自己的部队。同时在地方行政部门中又安插亲信，培植爪牙，依靠地方恶势力大量搜刮民脂民膏，以济军需，并饱私囊，达到他割据南部的目的。

## 二、横施伎俩 全权集中

李炜如为割据南部，扩充实力，所施展的伎俩有二：一是以同乡和旧部组成核心势力，保证各项措施的顺利执行；安插大批同乡和亲戚在军队及地方各个部门。他当步兵第九旅旅长，聘黄耆庙刘觉当县长。任田部第七混成旅长时，除仍用旧部心腹左仕卿、周嘉禾为团长，兰志为独立营长兼征收局长外，还把原县长刘觉聘为他的顾问，充当军师，专门为其出谋划策。任用他小娘子的哥哥——黄耆庙的纨绔子弟金白奇为旅部军需处长；安排莫树新为旅部参谋长兼合符寺（现城郊粮站）兵工厂厂长。成立烟酒局，局长由该部营长

一级军官轮流兼任。随后又任命黄耆庙的罗健侯当县长。在南部县新政坝(现属仪陇县)成立铜元厂,派兰志到新政驻防担任守卫,兼作厂长。另由团长左仕卿兼任征收局长。他的队伍中各部主要负责人多是黄耆庙的人,“黄耆庙的人——拿碗舀饭吃”成了当时南部地方的歇后语。李炜如的手段之二是,对南部地方各派势力采取限制、打击、利用兼施的办法。南部县有杨(茂轩)、陈(任民)、郭(汉屏)三派势力。杨派是仕宦家族,有清代的贡生、廪生、监生,该系成员多担任团正(保正)职务,地方势力基础雄厚。李炜如对杨派势力加以限制,以防杨派势力阻挠他施政计划的执行。陈派代表县中的进步势力,李炜如视为异己,给予无情打击。以“共产党罪名”将陈派的柴意新、邓普凯逮捕,把担任教育局长的陈派苏彦乔送潼川政治学校学习,降省教厅派作南部县教育局长的陈派的赵肃若为第一高等小学校长,私自任用郭派的马翼伯去接替赵肃若的教育局长职务。并支持郭、杨两派哄打与陈派持相同政见的南部县国民党指导委员会,打伤指导委员和办事人员多人,制造了轰动全县的“党案事件”,还下令通缉陈派的姚叔玉、毛华清、王君若,王开锐、谢世坤、蒲善全等10多人。撤销团练局,把支持陈派的团练局长张友民送潼川政治学校学习。郭派是当时地方自治派董雨征的一支,活动能力强,李炜如则拉拢郭派为之服务,树立郭派在地方的绝对优势。又成立市政局,由刘觉兼局长,郭汉屏继任座办。撤销杨派的县参会,把议长王敬修送潼川政治校学习。另成立地税课,由郭派的贾卫中任课长。又成立旅部政治部,由刘觉兼主任,让“认亲”徐文璧任政治部总务科长,郭汉屏任

政治部宣传科长。同时改变南部县的行政区划，把全县原四镇八乡改为九个区，区长由县府委派，全县除城关区长属杨派人员外，其他八个区的区长均由郭派心腹担任，全县的团正、甲长，几乎成了清一色的郭派人物。后来李炜如又调郭汉屏为旅部军法官，派徐文璧当县教育局长，任命孙次垓为修潼保马路南部段的工程师。派刘伯瑜任市政局座办。李炜如通过上述两种主要手段，把南部县的军、政、财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了。

### 三、绞尽脑汁 搜刮民财

李炜如盘踞南部期间，为搜刮民财绞尽了脑汁，其具体办法有下列几项：

1、巧立税目。李炜如征收的捐税无奇不有，兹就主要项目概述如下：

粮税和地方附加税。那时农民完粮是缴钱。征收粮税的办法：由征收局印制抵粮券，抵粮券既是完粮通知单，又是收据。券上注明可抵正税和附加税。每届征收粮税时先将抵粮券按区、团（乡）、甲、牌、完粮户逐级下发，由当地甲、牌按券载金额，限期收齐上缴。李炜如平均每一季度发一次抵粮券，三年共发十二次，实际上在三年内征了12年的粮。农民头一届的粮款尚未办清，下一届的抵粮券又发下来了。一年到头都在办粮款，结果总是完不清。到处都可听到穷苦农民在叫喊，“这个无底洞何时才填得满啊！”附加税由县上派，用于机关修葺、添制公物、办公用费、编外人员薪水和

招待应酬。这些费用合并取名为事业计划款，在抵粮券上注明数字，盖上一个附加款的戳记，规定多少就强迫农民完多少。民国时期是按清朝遗留下来的粮额征收粮税的，换算的比率是一钱管三升，一升定为生洋一元，一两粮就该交30元钱的粮税。全县从清朝遗留下来的粮税是5329两征银，一年四征，连同征解费、地方附加、临时补助军费、禁烟罚金等，三年共征202万元（生洋）。

指名捐。每年一次，乃古今奇捐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名要钱。是专整有钱无势的“土肥鳖”和小康世家的。作法是：先由各区、团（乡）将征收对象统计报县，经过郭、汪帮中的核心人物进行逐个研究修改后，由县府署名，秘密通知各区，再由区、团（乡）磋商，加上他们想得的部份，起码还要添三分之一的征收对象和一倍以上的金额，才用区公所名义命令所辖各团（乡）限期收缴。县上随即派去武装队了，对被指名纳捐者进行关押吊打，逼其立即缴清指派捐款。办理这种捐款的大权主要掌握在区长手上，团（乡）正次之。因为所指人名、金额原就浮冒甚多，只要背后向区长或团正行贿，捐额就能暗减，甚至不缴。这种捐款原是指名要钱，人头、金额都没规定。如新政坝鲜级三，因不如李炜如之意，李炜如就指名要他捐五千元。区长、团正乘机吸人血汗，肥私利己，莫此为甚。全县的总提款员刘觉之弟刘宣，他在办理这种捐款中，所受的赃贿是好几千元。李炜如每年约得10万元。三年刮取30余万元。

烟酒捐。开设红灯供人吸食鸦片的，按烟灯的多少纳捐，私人设红灯吸食者也要完捐税。这两种捐款统称吸烟罚